

元宵节 灯如昼

苑广阔

老家的元宵节，有两个最重要的习俗，一是放花，二是放灯。所谓放花，就是燃放烟花爆竹。元宵节的烟花爆竹，种类往往比刚刚过去的春节还要多，燃放起来也更好看。

不过我今天主要想说的习俗，还是放灯。放灯，就是把制作好的各种灯，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包括逝者的坟莹、家里的厨房、猪栏、鸡栏、大门外，以及河边、鱼塘边等等，寓意着用温暖的灯火，祈求全年风调雨顺，事事如意。

过去的元宵节，灯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用萝卜、胡萝卜刻制的灯。手巧的人，会把萝卜和胡萝卜刻制成各种形状，包括盛开的莲花、宝船，各种栩栩如生的小动物等等。不管是什么形状的灯，最后背上都会用小刀掏出一个洞，插上一根黄草作为灯芯，这样倒上花生油，就可以点上了。

还有一种，则是用红薯面或白面蒸制的灯。母亲就是一个蒸制各种元宵节花灯的好手，每年到了元宵节，不但会给我们自家蒸制几十只面灯，还会帮左邻右舍蒸制很多灯。

家乡的人多用红薯面蒸制花灯，很少有人用白面的，原因无他，红薯面更便宜，更易得，而小麦磨出来的白面金贵，多数人家舍不得。

元宵节当天，母亲从缸里舀出几大瓢红薯面，在面盆里加水调和，就可以制作各种灯了。母亲素来手巧，略显粗糙的红薯面团在她的手里犹如有了灵性一般，借助简单的筷子、小刀等工具，眨眼之间就变成了各种造型的元宵花灯。有兔子灯、小鸟灯、小猪灯、莲花灯等等。把做好的灯放在一个高粱杆编织的盖顶上，放进锅里蒸制就行了。红薯面本来是白色的，经过蒸制以后，就变成了黑色。

无论哪种造型的灯，都会在背部预留一个放油的空间，同样插上一根黄草，倒入花生油，就可以点灯、送灯了。

不管是萝卜、胡萝卜刻制的，还是红薯面蒸制的，这些元宵节的花灯，都像是一件件的艺术品，让放灯的人爱不释手，甚至不忍心放出去。

天色渐渐暗下来，可以去放灯了。家里的大人用一个像船一样的特制竹筐，把各种灯都放进去，用手臂撑着，孩子跟在身后，然后到祖坟、河边、鱼塘边，以及家里的各种地方进行放灯。一般大人负责点灯，孩子负责放灯，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放灯也是有着严格顺序的，都是先放家外的灯，再放家里的灯。这样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混乱。

你家也放灯，我家也放灯，很快整个村庄就变得灯火通明起来。如果当年的元宵节碰到好天气，天上是月光与星光，地下是灿烂又温暖的灯光，天地交相辉映，人间烟火浓厚，小小的村庄，宛如一个童话世界。

我曾经和小伙伴在元宵节的晚上，爬上村里的最高建筑——一座废弃的粮仓，俯瞰灯光下的村庄。月光与星光的辉映之下，整个村庄处处都是摇曳的灯火，流光溢彩，恍如白昼，那种壮观的场景，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几乎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元宵节犹在，送灯的方式，乃至所送的灯，却发生了变化。现在家乡的人，都是用超市、集市买的现成的蜡烛灯，虽然也做成了各种可爱的造型，相比之下，我还是怀念过去元宵节家家户户自己刻制的萝卜灯，自己蒸制的红薯面灯。

炒米

屈辉

周末返乡，见双溪森林工作站公路旁小屋，有农家常驻，卖剁辣椒、霉豆腐、干菜等土特产，也看到了炒米。

记起读过的《板桥家书》，天寒冰冻时暮，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物具，深感亲切。

南国大地，炒米到处都有。很多地方做成了炒米糖，便宜的吃食。小时候随着爷爷赶场，舍不得吃碗面，贵。往往会买炒米糖，咯咯地嚼。

家乡的炒米是糯米做的。糯米也叫江米，好吃但产量低，农家必植但面积不大，有些稀罕。

制作前，先将糯米浸泡四个时辰，捞起后用筛筛滤水，放入木甑水汽蒸熟，糯米饭放入大的竹筒箕，用一周以上时间阴干。期间，定期用手拌碎，防止成坨，直至化为一颗颗阴米。

炒炒米是个技术活。大铁锅下柴火燃烧需不大不小，倒入干干净净的溪沙，加点点菜籽油，待油烟刚尽，即刻放入一把阴米，翻炒十余次急用小米筛捞起筛去细砂，剩下的就是雪白饱满的炒米。

冬天人进屋，先递上一碗开水冲泡的炒米，里面一般放了红糖，也有放猪油的。

大山偏远，土地稀少，粮食珍贵，吃食缺乏，天寒地冻的季节，主家给你烧上糍粑，泡碗炒米，是把你当贵客了。

老品种的糯谷株高，至少两尺以上，谷草特别啰嗦人，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触碰皮肤后那份奇痒，自此也知农事天大、禾下不易。

家里的炒米，都是婆或娘做的，几十年如一日。初中高中，求学路上，我的小背篓里，除了一周的粮食干菜、衣鞋书本，总有一小包炒米和红糖。夜昼读书饿了，到老师那里讨点开水，冲碗炒米，垫垫肚子，婆这么说，娘也这么说。

今天夜读，窗外飘来似有似无味道，辨出是那炒米香甜。

一时鼻头发酸，喉头哽咽，此生再也吃不上婆或娘做的炒米了。

苏轼在《定风波》词的下阙写道：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那词里的料峭春风，是早春风，或者刚立春后的春风，伴有一场萧瑟冷雨，更见早春气象，正如苏轼写此首词的动意，他在沙湖道中遇雨，带了雨具的人先走了，没带雨具的同行人都觉得很狼狈，只有他不急不躁，心态从容，一点也不觉得难过。过了一会儿，天晴了，他就把自己的感觉写下来，成了这首诗。

料峭春风，后来传为成语，料峭形容初春的寒冷，春风吹酒醒，让苏轼觉得微冷，看着那山头太阳斜照，有些暖意融融。可是一场春雨的来而复去，让苏轼内心有了超脱感受，他在回望春雨萧瑟处，体恤到云淡风轻的人生境界，心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悻悻妙悟，写得蜻蜓点水，却诗意隽永，发人深省。

苏轼在此首词的上阙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那落笔写出了他的人生真谛，对那穿林打叶的雨声，莫要过于认真地去聆听，其实那春雨，并不妨碍你龙吟长啸，从容地漫步徐行。苏轼的词意更高处，是在雨中行走的平民心态，那竹杖芒鞋，是平民的生活必需品，象征寻常百姓的生活常态。写此首词时，是苏轼被贬黄州，在历经了

料峭春风

鲍安顺

政治风雨之后，他内心变得真切平淡，尽管他还是士人官员，却已经是平民艺术家了，他常常深入民间，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多写平民化的诗文，让他的作品更接地气，读了深感亲切。

那竹杖，那芒鞋，在苏轼的诗词中常有出现，如《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多有良趣，生性的自由，是闲适的，也是坦荡的。苏轼在《东坡》中诗云：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那是他的生平所爱，是无忧无虑的志趣，也是乐在其中的天性。他还在《寓居定惠院》中写道：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那所拄之杖，有可能是修竹之具，可是在苏轼笔下，并不是重复，而成了优美的画卷，闲适的生活情境。正是如此的苏轼，才能轻松从容地拄竹杖，穿芒鞋，比骑马走得轻便，真乃一身蓑衣，任凭风吹雨打，闲情淡定，达观超逸。

有人说，一蓑烟雨任平生，正如也无风雨也无晴，那是苏轼的彻悟人生，也是他内心的大超越，人格的大升华，艺术的大追求。苏轼在政治上，不断地受到打击，一贬再贬，晚年流放到了蛮荒之地海南岛。但是他在精神上，始终没有被打败，保持着鲜活的灵动之心，写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智解脱，豁达境界。他在海南岛写有妙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

色本澄清，那心灵的纯净，正如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淡泊意象，让苏轼在人生的沉浮中，情感忧乐适度，顺境不骄，逆境不惧，少生烦恼，多有宁静快乐，风趣幽默。

还听人说，苏轼的心境超脱，符合心理学专家对白日梦描述的特征。一是他郁闷不爽，宦海沉浮，理想和抱负未果，思想陷入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之中，所以内心在努力追求解脱的阀门，渴望自救超脱，身心解放。二是他寻到了白日梦的真谛，就是内心的宁静自由，那是另一种的生命放飞，正如杜甫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心境是一致，苏轼却表达得含蓄内敛，没有了他豪放词风的特质。佛教说，无差别境界，万法惟心所现，那世界的一切物象，皆是心所幻化而出的，如果心静了，世界自然清静，苏轼也就身心解放了。

为此我想，那早春，那料峭春风里，苏轼在追求精神的解脱中，找到了自我安宁，那是对现实的思想反抗，却生成了艺术春风的料峭之境，比绿肥红艳的春光，更为美好，意味深长。料峭春寒，春风吹来，春意渐临阑珊，煞是美妙。虽然此时，天地浅寒微冷，桃李尚未染春，可是那春天，已经打开了大门，让人犹见杨柳青、芳草绿、花蕾艳，闻到了荠菜香，感觉春在山野田垌，树的枝头，正被春风催开，寒意料峭，朦胧优雅。



起舞 汤青 摄

清晨

梁秋红

清晨是夜色的尾音

清晨是刚打开的生命

就像一声鸟叫

颤动心音的鸟叫

当星星的舞会结束

粉霞便迫不及待地登场

清晨很静谧

也不静谧

清晨是诗一般

清丽的诱惑

清晨虽多

一天却只有一次

屋檐下的红灯笼

朱永娟

暮色安详

一道古铜色的光宛若燃烧的红火

在斗拱飞檐和巷弄间流动

一条清浅温顺的河流

倒映着飞翔在天空的燕子

柴锅里沸腾着五色的汤圆

屋檐一角，挂着一只硕大的红灯笼

装载着饱满的情感

轻轻地在春风中荡漾

疏林朗月

任随平

疏是疏朗，朗是朗月乾坤。

一片疏林，一牙月，月光银水一样洒下来，落进疏朗的林子里。

时间落在草叶上，安静地睡去。风按捺住内心的悸动，悄然隐在林子背后的小路上。鸟儿在月光里梳理羽毛。浩渺星空梳理月光的羽毛。

我喜欢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景致能颐养时光。

这样的时光淡雅如水墨。

若是初夜。疏林朗月就是一幅淡墨画。

大地是摊开的画页，村庄静卧在画页一角，远山不远，一条瘦弱的河流将远山与村庄隔开，平日里，风就顺着小河的方向溜进来。

远山有疏林。

月光刚刚爬上远山，就顺势落进了林子里。林子是月光的故乡，月光是林子的客人。月光落进林子，鸟声就醒过来，窸窸窣窣，唧唧啾啾，醒着的鸟声是子弹拨给月光的音乐，这时候，月光就是披了婚纱的女郎。曼妙，妙曼若舞者。

一个人，独坐山林地埂边。点亮烟锅。

点亮烟锅的一定是个长者。在听月。

春日的夜里虫鸣亦是醒着的。鲁迅的百草园里有斑蝥突然跑出来。山林的草地上有没有斑蝥我不得而知，但我听到过虫子稠密的鸣叫，它们的鸣叫是交响乐。起初，它们将声音的开关是按捺着的，一声，两声，三五声，逐渐地，这开关不知在谁的手中，突然之间就拧大了音量，这鸣叫声就像野马脱缰，从体内奔涌而出。我不知道它们嗓子的音域有多宽广，但我知道那一匹音乐的马匹就是从嗓子里跑出来，将整个疏林草地围拢起来。

烟锅上的火光明灭闪烁。

火光亮一次，月光就暗一次。

火光暗一次，月光就悄悄拧亮一些。

很多次，我看着这景致出神，我也试图找寻月光的开关执掌在谁的手中，但我始终不得而知。

说实在的，大地是神秘的。当大地把花草虫鸣月光和风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水墨者能够淡墨写意出来。写出来，却已却了一份自然，少了一份优雅的淡然。写不出的是大地的韵致。

唐诗中有过这样的景致。宋词中有过这样的景致。

有时候我暗自想，月光照进唐诗里，是王维的静谧，是范成大的田园气息。月光照进宋词里，是易安的缠绵，是苏轼的豪迈与洒脱。若是不小心脚一滑，溜进东晋的时光里，便是陶潜的闲情逸致了。

更多的时候，我把唐诗宋词也看成一片疏林朗月。

用疏朗来开阔境界，用朗朗月光照亮前行的道路。唐诗高雅，宋词婉雅，古雅有古气，能让人骨子里硬朗起来。

于是，我喜欢在一味茶里，赏析一片唐诗宋词的疏林朗月。

茶亦有雅气。明前茶好比朗月一片，落进瓷盏里，汤色清亮。秋茶便是一片疏林，泡在汤碗中，疏朗开阔。龙井毛峰落进杯盏，有月光气。猴魁六安瓜片落进杯盏，有疏林气。晨间沏一壶上好的龙井，是昨夜月光还未落下去，夜间泡一杯古里古气的大红袍，是窗外的疏林收进木格窗棂里。

瓷盏泡茶容易泡出月光的味道，玻璃盏沏茶易于观看一片疏林。

那些升腾起伏的茶底，便是疏林浸润在一片朗月中。

朗月乾坤，照亮疏林一片，人生因此而开阔，而旖旎。

雪

(组诗)

梁山泉

雪

这哪里是下雪

这分明是

天空撒了一把

迟钝剂

撒在行人的雪地靴上

他们小心翼翼

生怕摔倒

撒在汽车的轮胎上

它们谨慎挪动

在路面认真刻画

各自的辙印

撒在河面上

有那么一瞬

仿佛所有流动的

都被冻住了

包括时光

当我们出门

飘扬的大雪

让你的头发一下变白

我才陡然心惊

天空的魔法师

在一夜之间

无形中，让所有的

爱恋和关心

都变得

浪漫而深沉

家园

一只鸟要路过多少个山头

才能追逐到春天

一只鸟要飞过多少条河流

才能抵达彼岸

一只鸟要歇过多少树枝

才能回归到家园

那天，在梦里，我看见了

一只不停飞翔的鸟

怀揣着梦想，或流浪的心事

立在，乡下老家的屋檐

火把记

瞧，我们并没有输给黑暗

乡下的夜晚，在没有

手电筒和马灯的时候

外公常常就地取材

用枯竹枝或干柴禾

为我们制作

一束简易的火把

就这样，一路上

火把羞红了黑暗的脸

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那时候我还小，母亲抱着妹妹

我跟在她们身后

哪怕深一脚浅一脚

回家之路却很温暖

多年之后，在那些静谧的夜晚

我常常会回想起

这些温暖的场景

如同心中的火把

以至于从此，人生之路上

每一次，走进黑暗的深处

我都像是一个

手持火把的赶路人

找得到回家的路

灯笼果酒

灯笼果是红灯笼一样的野果

秋天丰收

被泡在米酒里

用不了多久

酒也红着脸

土家山寨里

喜欢喝酒的

土家汉子们

喝着灯笼果酒

一个个也红着脸

这时，夕阳和晚霞

也跟着红起了脸

夜晚，房子外面

悬挂的红灯笼

在日子的浸泡下

正在酿造着

一壶生活的

醉人美酒

候鸟

一群候鸟，飞入我的眼帘

此时，夕阳西下

余晖照亮了前方道路和高楼

候鸟飞过楼群

我驱车紧随

希望在拐弯之后

能够再次看到它们

可它们早已消失

只剩下柏油马路和楼群

或许，准备回家的人

和一心远行的候鸟之间

注定不会

打太多的照面